

北京市民终身学习需求差异与供给分析

○ 赵艳立 李继梅 乔爱玲

[摘要] 终身学习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载体已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可。通过对北京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现状的全面深入的调查,发现终身学习的意愿强烈,但在将学习意愿转化为学习行为时与认识程度形成反差;终身学习的动机主要是出于获得社会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层次精神需求,终身学习的内容需求是免费的学习培训活动,而对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与需求不大;在学习形式上,市民们更喜欢独立学习,在学习场所上,在家和网络学习成为市民们的首选,课程内容缺乏实用性和社区缺乏学习氛围、自身缺乏时间和精力是市民们在终身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以社会需求为依据,持续开展北京市民终身学习需求和能力监测工作,促进终身教育供给制度化、规范化;以基本需求为导向,保障终身教育有效供给;以高层次、个性化需求为抓手,开展在线资源配送,优化终身教育供给结构。

[关键词] 终身学习 学习需求 教育供求矛盾 教育供给

[作者简介] 赵艳立(1979—),女,硕士,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终身教育、社区教育(北京 100035);李继梅(1972—),女,硕士,北京开放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远程教育管理(通讯作者);乔爱玲(1978—),女,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信息技术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

[课题来源]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十三五”重点课题“首都市民远程教育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CAEA16047)。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2年以来,“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两个词语都出现在十六大以来的党的报告中,如,十六大的“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1]、十七大的“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2]、十八大的“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3]以及十九大的“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4]。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列为2035年的主要发展目标^[5]。由此可见,终身学习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载体已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可,并在多年的实施活动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惠及了更多的市民。

众所周知,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是推动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种力量,教育供求矛盾客观存在于任何社会及教育发展的任何阶段^[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7]。在终身教育领域里,面临的主要矛盾则是当前终身教育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和服务与市民多元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中的理想状态是供求平衡,商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效益最大化,而终身教育供给要想实现资源利用最大、收益最大,同样也要追求市民终身学习的供求平衡。本研究以教育经济学的需求供给理论为视角,结合对北京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现状的调查,全面、深入地了解北京市民的学习需求以及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以寻求破解终身教育供求矛盾的方法和满足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的有效途径,以期为终身学习的有效供给提供建议,更有针对性地为市民学习提供支持与服务。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北京市16个区县所做的关于“北京市民终身学习现状和需求”的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597份,有效问卷1584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9.2%。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问

卷调查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等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和数据分析。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的调查范围包括北京市 16 个行政区县,其中西城区和东城区属于中心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属于城区,通州区、顺义区等 10 个区属于远郊区县。从年龄结构上来看,44 岁及以下的青年人占 56.3%,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占 43.7%,年龄分布较均衡,符合终身学习需求调查的目的。在性别结构上,女性 1034 人,占到了 66.8%,男性 513 人,占到了 33.2%。在文化程度方面,本次调查对象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最多,占比为 36.2%,其次是具有高中学历的人数占到了 32.2%,具有大专或高职学历的人数占到了 23.6%,被调查样本群体学历层次较高,因此,学历之外的终身学习需求成为本次调查关注的重点。在收入水平方面,年收入在 3-6 万元的人数最多,占 34.2%,年收入在 6-9 万元的有 317 人,占 21.4%,与 2018 年北京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2361 元的情况基本相符。从居住地来看,被调查者中居住在城市(含城区和城乡接合部)的市民人数为 1018 人,占到了 77.6%,22.4%的市民居住在乡村(含乡镇和农村)。在职业状态方面,被调查者主要集中在全职和退休两种职业状态,其中,全职 1022 人,占 66.4%,退休、退休后兼职的 312 人,占到了 20.3%。在工作年限方面,10 年及以下的 477 人,占 32.7%。11-20 年、21-30 年和 31 年及以上的人数基本一致,分别是 344 人、324 人和 312 人。

(二)北京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现状

在心理学角度看学习需求是指学习者目前的水平与所期望的状况之间的差距。本研究从终身学习认识需求、学习动机需求、学习内容需求、学习方式需求、学习场所需求、学习困难等方面对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了解。为进一步了解不同群体的终身学习需求动机的差异,分别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收入水平、工作年限、职业状态为分类依据,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群体间的终身学习需求差异分析,同时进行 LSD 的多重比较(见附表 7)。

1.终身学习认识需求。为了调查市民在终身学习需求认识方面的情况,调查数据使用 5 级量表的赋值方法,5 分表示“非常同意”,4 分表示“同意”,3 分表示“中立”,2 分表示“不同意”,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并计算了每项的均值,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活到老、学到老”、“学习能推动个人发展”、“终身学习是从出生到老年不断学习的过程”排在前三位。由此可见,市民们已经认识到了终身学习对于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习意愿强烈。但在将学习意愿转化为学习行

表 1 终身学习认识需求情况

	N 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活到老、学到老	1105	4.42	0.723	1	5
学习能推动个人发展	1050	4.39	0.715	1	5
终身学习是从出生到老年不断学习的过程	1058	4.37	0.799	1	5
学习有助于家庭和睦	1052	4.27	0.808	1	5
学习有助于身体健康	1046	4.21	0.819	1	5
要积极学习相关课程	1011	4.18	0.818	1	5
喜欢探究新事物	1014	4.15	0.812	1	5
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和生活中	1025	4.15	0.809	1	5
有意识地给自己安排学习任务,主动学习新知识	1026	4.12	0.837	1	5
要积极参与社区或街道组织的学习活动	1039	4.1	0.894	1	5
终身学习的课程与活动信息都是我自己搜集的	1000	3.82	1.1061	1	5

为时与认识程度形成了反差,特别是在学习参与度和主动性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如“终身学习的课程与活动信息都是我自己搜集的”“要积极参与社区或街道组织的学习活动”和“有意识地给自己安排学习任务,主动学习新知识”三项排在了最后三位,因此,引导市民多渠道积极了解与自己需求相符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是各级学习支持与服

务者需要努力的方向。在终身学习认识需求均值差异的统计中显示,不同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工作年限、职业状态的样本群体间均无显著差异,即 P 值均大于 0.05。但 44 岁及以下的青年人和 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之间($P=0.02<0.05$)、不同学历层次的群体间($P=0.000<0.01$)和居住不同区域的群体间($P=0.000<0.01$)在认识需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青年的样本群体均值大于中老年群体,说明青年人由于工作的需要紧跟社会发展步伐,能意识到终身学习的必要性以及对工作、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学习作为一种习惯,以期能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取得自身优势。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间的显著差异则表明,学历越高的市民对终身学习认识的程度越深刻。终身教育要持续、深入地发展,提高全体市民的学历层次是必然选择。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群体(城区居民和乡村居民)间在终身学习认识方面也存在差异,也许是乡村市民由于收入低,只能满足基本的温饱与生活需求,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终身学习,再加上乡村区域可供学习的环境不足,即使有学习的意愿也没有机会接触学习活动。

2.终身学习动机需求。激励理论认为,激发人的正确行为动机,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效应,取得更好的成绩。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同时将前三项归为低层次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属于高层次需求^[8]。在本次调查中,属于高层次需求的“大脑保持灵活”和“不被社会淘汰”均值最高,而属于低层次需求的“为转工/转行做准备”和“应付现在的工作要求”两项均值最低,可以认为生理和安全需求,即物质需求

不是激发市民参与终身学习的主要动力,人们对终身学习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或者说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终身学习活动无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通过数据表显示,北京市民终身学习的需求集中体现在市民希望参与社会交往、获得社会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满足个人兴趣爱好、闲暇生活过得更充实等高层次的精神诉求上。据此,在组织市民进行终身学习的过程中,既要满足职业发展需求的同时,更应注重精神层面教育资源供给。而终身学习动机需求均值差异的统计中显示,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收入水平、工作年限、职业状态的群体间均无显著差异,可见,北京市民们在终身学习的动机上不具有功利性,而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表2 终身学习动机需求情况

	N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大脑保持灵活	1021	4.14	0.863	1	5
不被社会淘汰	1000	4.1	0.87	1	5
是个人兴趣爱好	1050	4.05	0.872	1	5
闲暇生活过得更充实	1013	4.05	0.898	1	5
发掘学习的乐趣	985	3.97	0.892	1	5
争取再次受教育的机会	984	3.94	1.034	1	5
挑战自己	984	3.88	1.094	1	5
认识新朋友,扩大社交圈子	989	3.87	0.962	1	5
得到家人的鼓励	959	3.65	1.147	1	5
得到朋友的鼓励	946	3.61	1.152	1	5
服务别人做准备(例如做义工)	960	3.51	1.239	1	5
应付现在的工作要求	948	3.29	1.386	1	5
为转工/转行做准备	922	2.96	1.475	1	5

3. 终身学习内容需求。如表3所示,“免费的学习培训活动”排在了第一位,因此学习活动免费与否,是市民关注的重点,个人投入到终身学习的费用是有限的,希望政府在重点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能对终身教育有所倾斜。同时专业化的培训机构、社区组织的集中学习和针对性的网站三个方面是资源供给方面应着重考虑的方向,市民终身学习也需要专业的指导以及便利的学习场所、学习方式。“学位、文凭、证书类课程”不是市民终身学习的重点,与本次调查样本的文化程度具有一致性,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市民已经占到了44.2%,而“家庭生活类”成为市民的第一选择,因

表3 终身学习内容需求情况

	N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免费的学习培训活动	1000	4.05	0.897	1	5
家庭生活类	997	4	0.893	1	5
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975	3.95	0.999	1	5
专业的培训机构	936	3.93	0.973	1	5
社区组织的集中教育学习方式	940	3.83	0.958	1	5
针对性的学习网站	930	3.83	1.078	1	5
育儿教育类	944	3.74	1.109	1	5
语言辅导班	935	3.73	1.144	1	5
就业指导、创业培训活动	945	3.68	1.188	1	5
学位、文凭、证书类课程	934	3.67	1.179	1	5
颁布一些法律法规	915	3.56	1.167	1	5

此终身学习与生活联系紧密,其学习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加美好,这也为课程供给提供了方向。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调查中,市民对于“颁布一些法律法规”的认识和态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终身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推进终身教育发展的的重要举措。北京市目前没有颁布终身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非常不利于首都市民终身教育的发展,在满足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的工作方面缺乏法律依据。

在终身学习内容需求均值差异的统计中显示,不同性别、居住地、收入水平的群体间均无显著差异,在年龄方面,青年人的均值明显高于中老年人群体,青年人对终身学习有明确的认识,对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环境等都有更高的期望。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间的内容需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1$),其中高中和中专/高职、大专/高职、本科、硕士之间差异水平显著,在高中与本科之间,呈现出学历程度越高,学习内容需求越高的特点,其原因可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市民在工作中不具有竞争优势,而对与工作、生活密切联系的终身学习有着更多的诉求。不同工作年限的市民之间的认识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1$),其差异显示在“10年及以下”与“21-30年”“31年及以上”之间,“11-20年”这段工作年限是个拐点。工作年限在20年以下的市民,学习愿望迫切,对终身学习期望值高,希望多参与终身学习,能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所帮助。工作年限在21年以上的市民学习积极性明显不如青年人,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下降趋势越明显。在职业状态方面,全职、兼职、退休、待业等职业状态的市民在学习需求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差异显著($P=0.000<0.01$),其均值图呈现“M”形状,作为全职、兼职和待业的中青年群体,迫切需要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素养,保持工作中的竞争力,能够在职业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4. 终身学习方式需求。如表4所示,在教学组织形式中,“班级教学”这种在正规学校教育中有组织、有计划的学习方式,在多种学习方式选择中排在了最后,由于调查样本是由在职人员和退休后老年人组成的,他们只能利用空闲时间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技能等来学习。所以“独立学习”成为市民参与终身学习的首选。另外,70%的市民有过在线学习经历,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71%的市民喜欢“面授学习和网络学习相结合”的学习形式。因此,学习组织方要根据“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学习形式来教授,这会使市民获得更好的学习效

表4 终身学习方式需求情况

	N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独立学习	986	3.86	0.949	1	5
面授教学和网络学习的结合	1012	3.85	1.079	1	5
小组学习	972	3.72	0.923	1	5
在线学习	967	3.69	1.092	1	5
班级教学	949	3.68	1.036	1	5

果。当然,“小组学习”形式也受到市民的青睐,60%的市民喜欢与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一起学习,进而互相学习、互相督促、分享学习资源、共同进步。

不同性别群体的市民在终身学习学习方式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收入水平、工作年限、职业状态的群体在方式需求方面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即P值都小于0.01。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在学习方式需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青年人的均值明显高于中老年人,与前面的认识需求、内容需求具有一致性。不同学历层次的市民学习方式需求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学历与需求呈正相关关系,文化程度高的人学习能力强,可选择多种方式与途径,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市民也表现为显著差异,也呈现出不同的需求,均值随着城区、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四个维度下降。居住在农村的市民,学习资源不足,限制了市民的学习需求。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在方式需求这个维度也表现出了显著差异,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市民能负担更多的学习费用,可选的学习方式也越多。工作年限的不同在方式需求方面的差异也具有显著性,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下的年轻人学习愿望最强烈,30年工龄以上的市民均已退休,其需求少于中青年。职业状态不同的群体在方式需求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体现在全职与退休、从未工作三个群体之间,这与工龄不同群体的统计结果一致。

5.终身学习场所需求。在各种学习场所调查中,其中,“在家里学习”均值最高,终身学习更多地与生活结合,选择居家学习适合当前市民的学习情况。其次是网络,“社区学习中心、社区公共活动场所”相对于家、培训中心、图书馆、大学来说,排在最后。由此可见,终身学习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的,提供适用于居家学习的网络课程资源是政府应重点关注的。社区学习中心作为离市民居住地最近的学习场所,并没有成为市民学习的首选,可见目前北京各社区由于缺乏专业的教育指导在宣传、支持力度、教学质量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只有多开设适合本社区居民需求的课程,活动才能得到市民的认可,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终身学习。

表5 终身学习场所需求情况

	N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自己家里	1021	3.86	0.996	1	5
网络环境	960	3.65	1.209	1	5
培训中心	993	3.6	1.102	1	5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场所	979	3.51	1.188	1	5
大学或专业学院	949	3.48	1.308	1	5
社区学习中心、社区公共活动场所	978	3.46	1.147	1	5

在终身学习场所需求均值差异的统计中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职业状态的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P值都小于0.01。青年人的场所需求显著高于中老年人。各个学历层次之间场所需求均具有显著差异,说明学历越高,学习能

力强,清楚各种学习场所的用途,善于利用周围的学习资源,其需求也越多。不同职业状态的市民之间在场所需求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退休后的市民由于其年龄大、精力不足,学习需求明显弱于工作中或者正在找工作的人群。不同工龄群体的场所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差异体现在10年以下与21年工龄以上的人群之间,21年工龄以上的人群对学习场所的需求不及20年工龄以下的青年人。

6.终身学习存在的困难。如表6所示。选择“缺乏实用性内容的课程”的人数最多,均值最大且集中,可见各终身学习支持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课程与市民需求极不匹配,市民终身学习意愿强、动力足,但课程缺乏实用性,阻碍了市民进一步学习的广度和深度,降低了学习积极性。而“缺乏时间和精力”也是市民在学习过程中普遍遇到的困难,工作紧张、家庭生活繁琐,没有时间学习,反应出终身学习中所存在的突出的工学矛盾。另外,市民又集中提出了“社区缺乏学习氛围”的问题,表达了市民对社区提供匹配精准的课程学习需求,对社区能够提供适合居民学习的寄予较高的期望。学费作为一项学习支出,并不是学习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虽然终身学习负担较重,部分市民愿意为终身学习承担一定的费用,同时也表明政府实际用于终身学习的费用不足,终身教育专项经费需要多渠道并举以减轻市民学习费用负担。

在终身学习困难的均值差异统计结果中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职业状态的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1$)。青年人由于工作忙,家庭生活负担重,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明显多于45岁及以上的人群,或者当前所供给的终身学习资源显然不能满足青年人的学习需求。学历在本科及以下的人群在学习中的困难明显多于研究生,也就是说,文化程度高低影响了市民的学习资源利用率,学历高的市民能利用身边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学习资源为自己所用,实现自身的学习目的。在工作年限不同的群体之间,其遇到的学习困难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终身学习场所需求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工作年限在20年以下的青年人学习意愿强烈,需求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在学习中的问题显著多于工龄在21年以上的人群。在职业状态方面,退休群体认为学习困难显著低于全职、兼职、待业和从未工作等群体,这

表6 终身学习存在的困难

	N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缺乏实用性内容的课程	971	3.56	1.138	1	5
缺乏时间和精力	969	3.56	1.161	1	5
缺乏社区的学习氛围	944	3.42	1.154	1	5
学习地点离家太远	944	3.4	1.218	1	5
对现有课程不感兴趣	926	3.36	1.115	1	5
学费太贵	942	3.36	1.283	1	5
网上学习方式太复杂	923	3.21	1.229	1	5
学习场所环境太差	917	3.1	1.267	1	5
个人身体不佳	912	2.89	1.361	1	5

与老年人学习需求意愿不强、期望值不高有关。正在工作的人或者找工作的人为了保持现有工作优势或者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必须坚持不断地学习,对终身学习环境、资源、软硬件设施等要求都比较高。

四、调查结果与讨论

本次调查通过对 1584 名北京市民的终身学习需求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终身学习认识方面,终身学习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得到市民的普遍认可,“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在激励市民主动学习、调动学习积极性,引导市民将理念转化为学习行为方面,学习支持和服务工作存在不足。

第二,终身学习动机方面,市民参与终身学习的功利性目的已经淡化,从满足生存和职业发展的需求转化为高级的交往、社会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需求结构、层次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三,终身学习内容方面,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希望在专业的培训结构指导下,以多种学习方式免费学习家庭生活类知识,体现了终身学习与市民工作、生活的有机结合,市民普遍认为当前的终身学习不能提供满足职业发展的学历、文凭、证书类课程,并且对终身教育的法律法规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四,终身学习方式方面,参与终身学习的主体是在职人员,市民更倾向于选择“面授教学和网络学习”混合教学方式和独立学习方式。同时小组学习也得到市民的关注,以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自然结成的学习群体能够自觉、主动地经常性沟通交流、互相学习,市民在共同学习中寻求精神归属。

第五,终身学习场所方面,市民选择在有网络环境的居家学习。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设施由于其学习的专业性、公益性和选择的灵活性,深受市民欢迎,但仍有近三成的居民住所或工作的场所周围没有公共学习场所。当前,北京市民对社区所提供的教育活动、学习资源、硬件设施等方面认可度不高,作为市民参加面授学习最便利的场所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六,终身学习困难方面,“缺乏实用性课程”是目前市民终身教育方面的最大短板。同时个人时间和精力不足,且学习地点离家远、学习费用负担较重影响了市民学习的参与度。学习场所环境质量不高,复杂的网上学习方式也是阻碍市民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七,在群体间的终身学习需求差异分析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收入水平、工作年限、职业状态等人口学特征在认识、内容、方式、场所、困难等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首先,不同年龄群体在学习认识、内容、方式、场所、困难等方面差异都具有显著性,青年人在这五

个维度上明显高于中老年人,其学习意愿强,需求多,期望值高。其次,不同文化程度群体间在学习认识、内容、方式、场所、困难等方面差异也具有显著性,学历层次越高的人群对终身学习认识越有深度,在学习方式、内容、场所方面需求也越高。学历层次低的群体资源利用能力较差,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也就较多。再次,不同工作年限群体和职业状态群体在学习内容、方式、场所、困难等四个方面的差异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工龄在 20 年及以下的全职、兼职和待业的群体显著高于工龄在 21 年以上的、退休群体。最后,高收入水平的群体在学习方式选择方面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居住在乡村的群体认识程度明显低于城区的市民。

五、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北京市民终身学习需求调查结果统计分析可知,市民的终身学习需求具有多样化、多层次、多元化等特点。终身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表现在教育机会供给数量不足,终身教育质量不能满足市民终身学习需求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教育需求结构、数量、质量等发生转型升级,传统的终身教育供给模式已经明显落后于新的教育需求,不能有效满足市民的学习需求,甚至有可能使原有教育矛盾更加尖锐。教育需求与供给的良性互动才能推动教育发展以及解决教育的现实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9]。因此,关注教育需求,通过区别需求类型与特点,细分教育需求,然后以需求为导向,调整终身教育供给行为,解决教育供求不匹配的问题,进而满足市民学习需求,能够更好地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

(一)以社会需求为依据,持续开展北京市民终身学习需求和能力监测工作,促进终身教育供给制度化、规范化

教育社会需求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基于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需求而产生的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10]。社会需求是终身教育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的主要选择依据,通过发挥终身教育的社会功能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促进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在满足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的供给方面,必须建立以制度创新为导向的制度改革。

表 7 不同群体的终身学习需求的差异

维度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居住地	收入水平	工作年限	职业状态
	F	F	F	F	F	F	F
终身学习认识需求	0.050	0.522*	6.576**	12.054**	1.728	1.116	1.289
终身学习动机需求	1.233	15.386	0.982	2.221	0.563	1.269	1.308
终身学习内容需求	0.526	46.102**	5.435**	2.075	1.295	11.451**	8.338**
终身学习方式需求	3.873	34.529**	25.326**	5.96**	7.923**	39.723**	28.493**
终身学习场所需求	2.694	33.653**	9.096**	2.088	2.478	6.17**	7.813**
终身学习困难	0.821	27.002**	5.201**	0.374	1.692	12.38**	13.088**

注:“**”、“*”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 0.01 和 0.05

一是建立健全终身教育法律法规,使终身教育供给有章可循。通过本次需求调查发现,北京市民对终身教育方面的法律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还没有意识到依法办终身教育的重要性。二是完善终身教育的政策体系,保障教育供给。一般来说,北京市的市、区级学习型城市、城区领导小组管理协调各级终身教育发展事业,负责统筹协调终身教育运行、政策制定等。但从出台的相关政策中可以看出,明确市民终身学习支持服务的教育供给措施很少,这就直接影响了终身教育对整体教育资源的分配。各级政府要制定有效、可行的激励各教育供给主体的政策,为满足市民学习需求创造积极的政策环境。三是持续开展北京市民终身学习需求和能力监测工作。教育需求和供给的匹配需要数据支持,完善市民终身学习需求与能力监测指标体系培育和指标体系的研究,为有效教育供给提供依据。

(二)以基本需求为导向,保障终身教育有效供给

基本需求是市民为了保障生存和发展需要以达到基本期望的一种内在要求和行为状态。在本次的调查中,市民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参与度有待提高。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学习活动,如每年的市民学习周系列活动、学习型城区创建活动,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对终身学习宣传力度,营造学习氛围,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终身学习,特别是激发其自身内在学习动力,引导他们积极投身终身学习,成为学习型社会的积极建设者。

乡村居民对学习、方式、场所、困难的需求不强烈,期望值不高。还有受到经济收入的限制,没有支付能力或者更多的精力参与终身学习,缺乏对终身学习的深刻认识。因此,政府应更加重视乡村的硬件设施供给,增加学习场所,改善学习环境。同时,开设与区域发展相结合,与当地居民兴趣相符的特色课程,居民可按需选择课程学习。乡村地域面积广,村落分散,市民集中难度大,同时终身教育信息化建设落后,教会居民熟练使用手机应用程序,随时学习网络课程,可同时解决师资力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同样,在终身学习资源供给方面,社区作为居民的生活场所,具有图书馆、培训中心等学习机构无法拥有的距离优势。依托社区、面向社区居民可以开展青少年教育、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等,同时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以教育服务的供给保障和改善民生,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冲突,达到社会安定有序。

(三)以高层次、个性化需求为抓手,开展在线资源配送,优化终身教育供给结构

在以往的终身学习活动中,参与主体以退休老年人为主,认为终身学习就是老年人学习,开设课程类型、选择的教学方式、解决的学习问题都是以老年人需求为主。在此次调查中,青年人、不同

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在21年以下、全职和兼职以及待业的群体表达出了强烈的学习意愿,对终身学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并对学习内容、方式、场所、困难等提出了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也为政府对终身学习支持服务提供了方向。通过此次调查,政府及其相关的教育机构要转变这种看法,树立在在职的、青年人是终身学习的主体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在终身学习供给方面,针对在在职的、青年人(44岁及以下)的学习资源支持服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应提高教育供给的精准性、有效性,优化供给结构。在终身教育供给上,课程资源是第一位的,而其实用性、适用性则是衡量课程质量的重要标准。因此,既要提供满足青年人的生存和职业发展需要的职业技能课程,又要开设满足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层次需要的课程。

加强市民终身学习支持服务的信息化建设,为市民提供丰富多样、可供选择的优质网上学习资源。持续加强北京各类学习服务,提供线上学习功能和资源支持,以个人需求为导向,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推荐。如西城区的“学润西城”学习平台通过记载市民学习经历,根据市民学习偏好推送开设此类课程的学习点和课程介绍,市民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课程学习,解决了学习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据此,全市推出基于移动端的个人线上资源配送,提升资源配送的需求匹配精准性,以此解决大量线上课程资源闲置,市民无法获取学习途径的两难问题。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全文[EB/OL].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10/17/content_26821180.htm, 2002.
- [2]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全文[EB/O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7-10/25/content_6205616.htm, 2007.
- [3]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全文[EB/OL]. http://news.china.com.cn/politics/2012-11/20/content_27165856.htm, 2012.
- [4]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全文[EB/OL]. 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2017.
-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2019.
- [6]叶庆娜.重视教育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教育供求矛盾的破解[J].教育发展研究,2019(17).
- [8]胡家祥.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J].哲学研究,2015(08).
- [9]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EB/OL]. http://news.youth.cn/sz/201902/t20190227_11881194.htm, 2015.
- [10]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高原